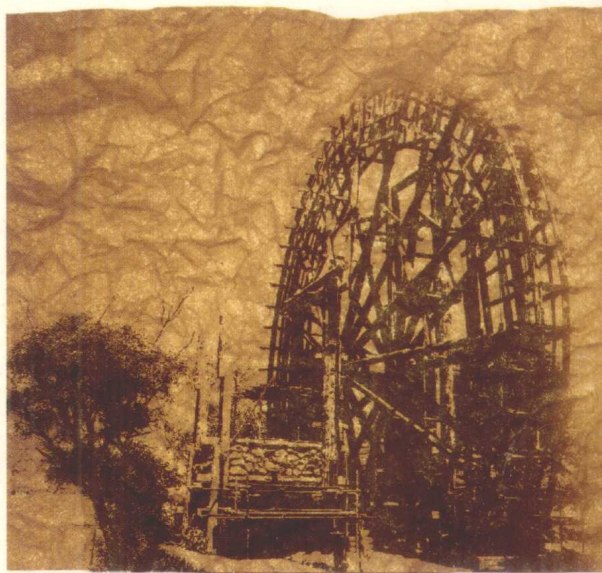




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Lanzhoushi Feiwuzhi Wenhua Yichan Baohuzhongxin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河大水车

无数动人的故事，也许不再新鲜，一个美丽的寓言，必将与日月同辉；一个巨大的背影，姿态依然挺拔，几百年如歌岁月，播撒成绿荫漫天。黄河水车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它的存在昭示了天人合一的美好前景，一个城市的文明轨迹将从它的脚下向前延伸。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K294. 21
14

兰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

北
辰

黄河大木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序 言

兰州市文化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 范文

兰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过几年来的普查、挖掘、展示，已积累了一大批文化成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目前，在我市已公布的 4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已有 4 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18 项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为了使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确认、尊重和弘扬，在广大市民的情感生活领域发挥更大的精神价值，真正起到民族文化认同和区域文化传承的作用，在兰州市文化出版局的支持下，由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纂、出版“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古人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众所周知，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成离不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生态条件以及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等，文化的创造不是凌空蹈虚而来的，而是在传承中发展延续的，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催化，就没有文化的创造。

兰州的历史文化积淀始自四五千年前。经漫长的地质演变，在地壳隆升和黄河向两侧切割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独特的台阶式地貌。远古先民就在这里的一块块阶地上繁衍生息，在兰州市区及近郊，先后发掘出几十处属于甘肃仰韶文化的原

始人类遗存,出土了包括彩陶在内的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其中,兰州青白石乡发现的十二座陶窑规模最大,藏品最丰。1986年,在兰州永登县乐山坪发现并收集的7件纹饰精美、造型独特的陶鼓,被认为是中国考古第一鼓,与今天号称“天下第一鼓”的兰州太平鼓是否有渊源和传承关系,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兰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座中四连”的独特地理位置,使这里自汉唐以来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在这块土地上,羌族、匈奴、吐蕃、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在与秦汉以来戍卒屯田、移民实边的汉族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互为依存、取长补短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包容的文化心态,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太平鼓、永登高高跷、黄河大水车和兰州鼓子等我市一大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以强烈而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以及其所凝聚、昭示的自信豪迈、壮伟雄强的精神品格,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中不屈不挠的宏大强音和魂之所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因子已深深地沉淀、流淌在兰州人的血脉之中,已成为反映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广泛而深入地普查和保护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可以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魅力,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努力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有利于提升一个地区的人文素质和文化自信心,强化一个地域的城市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是一套系统梳理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建设工程。陆游写过一首题为《书叹》的诗,其中有“论文有脉络,千古著不诬。”讲的是做文之道,这同样是该丛书力求达到的最高境界。本着这样一个标准和目的,该丛书的编纂出版遵循“全面、科学、准确”的指导原则。“全面”主要指内容全面,体例完备,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反映和揭示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整体风貌;“科学”就是以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对非遗项目具有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性、象征性和文化性的功能进行科学

认定,达到正本清源,正确判断其价值的目的;“准确”就是在全面采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戒主观臆断和文过饰非,力求以客观准确的表述形式和质朴生动的文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原生状态相一致,清晰地勾画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纵向的发展脉络,揭示出世态民风的趋向,折射出历史发展的锋芒。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作为第一套全面反映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型系列图书,集资料性、学术性和工具性为一体。收入该丛书的每一个非遗项目,其内在结构往往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复合体,其兼容性的特点和每一种文化元素所折射出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决定了从整体上加以观照时必然要呈现出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基本特点。该丛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在文中插入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以图证史,颇具匠心。

在现代高新技术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产品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也越来越大,因此,在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解决好传承与发展、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而非创新)的关系是关键,要尽可能完整地传承其文化内涵和技术价值,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环境不被污染,坚持时间、场所和仪式的规定性不变;在发展中遵循艺术规律,尊重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审慎甄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属性,建立保护和开发互相促进的科学机制;对于那些具有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的项目,以品牌运作和产业开发激活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运作与民间蓬勃开展的民俗活动形成互动格局。

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遇到的上述重大问题,“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出版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必将为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其一,从活态的保护层面,这套丛书将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二,在静态的文本层面,该丛书真实呈现了我市代表性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我市现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价值的有力见证。在此

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就一定能够促进有利于形成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良好局面。对于介绍和宣传我市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凝聚民族情感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打开“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我们看到的除了兰州立体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由于文化具有发散性的功能,以此为窗口,映入读者视野中的还有更为广阔的兰州历史人文的旖旎风光。

是为序。

目 录

	概述	001
一	逝者如斯水东流	003
二	段公遗爱祖宗车	010
三	黄河两岸尽欢颜	019
四	瓜果醉人五谷香	028
五	园林胜景一时新	036
六	水车制作费周章	055
七	管理有方保丰年	067
八	天工开物有巧思	078
九	崇实黜虚用在我	085
十	人为物本任自然	093
十一	金花水车有传奇	099
十二	水车之都美名扬	108
十三	天机妙手著新篇	117
	大事记	126
	跋(代编后记)	132

概 述

水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见证了人类改变大自然的伟大创举。兰州黄河大水车是兰州人民在逐水而居的历史进程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重大成果,是体现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想生活的具体实践。伴随着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黄河大水车自诞生之日起,历经 400 余年转动不息,给流域内的兰州人民带去了无限的恩泽和福音,形成了兰州人特有的“水车情结”和“水车文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黄河大水车又是兰州地方人文精神的衍射。

兰州黄河两岸是兰州黄河大水车自然孕育和发展的天然温床。黄河流经兰州段黄河谷地时,水流湍急,下切严重,岸高水低的自然形势造就了兰州黄河大水车体型巨大、古朴高昂的特点,其形制酷似巨大的古式车轮,轮幅半径大的将近 10 米,小的也有 4 米多,轮辐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轮轴周边装有两排并行的辐条,每排辐条的尽头装有一块刮板,刮板之间挂有可以活动的长方形水斗。轮子两侧筑有石坝,其主要用途,一是为了固定架设水车,二是为了向水车下面聚引河水。水车上面横空架有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使水车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次舀满河水,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入木槽,由木槽导入水渠,再由水渠引入田间。自明代嘉靖间段续成功创制水车以来,水车“轮转黄河水,吟唱大河风”,它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文明,丰富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它的出现、发展及衰落,事实上都迎合了当地人们生活、生产的实际需要,并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到了 20 世纪中期,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水车虽然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生产功能,却以更加绰约的风姿进入人们的观赏视野。

如今,在兰州市的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最著名的景观当推水车园和水车博览园,当然还有黄河铁桥、《黄河母亲》雕塑。人们很难想象它们与现在的城市形象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从眼前的城市形象中看出它们的影子,但正是它们缔造了一个城市的昨天、今天、还有未来。黄河流经九省(区),穿城而过、河与城亲密无间依偎一处者,只有兰州得天独厚,在河一抱。水车博览园的 12 架水车已令游客叹为观止,曾几何时,兰州市沿黄河两岸的 200 多架巨大的水车哗哗地在河边转动时,气象何等雄伟。可以想见,历史上这里的一片片夹河滩涂和黄河两岸的大片沃野上,必然是一番草长莺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的迷人景象,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然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谛听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黄河边的水车吟唱的古老歌谣,兰州人民都会由衷地认为自己是“黄河母亲”最亲的儿子,并对此坚信不疑。

一
逝者如斯水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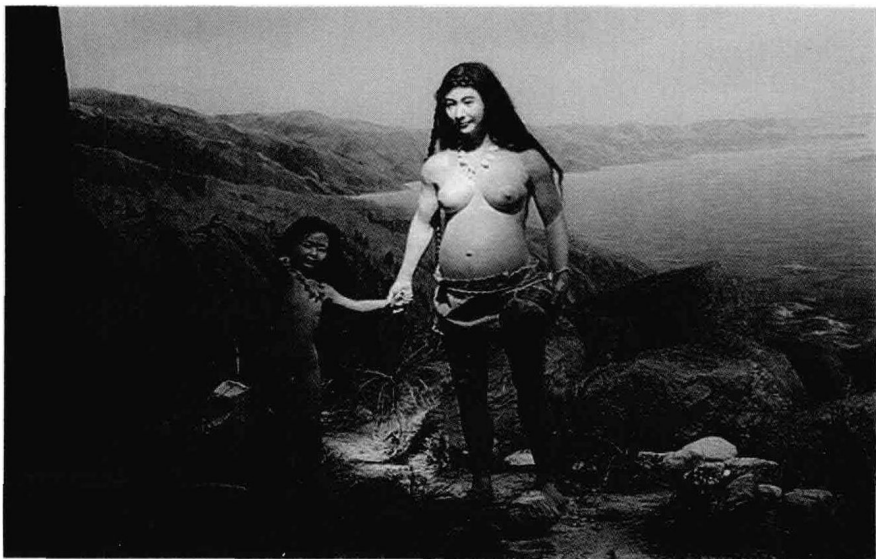
逝者如斯水东流

兰州位于中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黄河在南部皋兰山和北部白塔山的夹峙中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兰州东西长、南北狭的典型的带状格局,一束一放的地形极其明显。在漫长的地质构造、运动的年代里,黄河流经兰州段遇到山体坚硬的岩层后,经过多次的改道,形成了像八盘峡、金城关峡和桑园峡这样的峡谷,在河流受阻流速减缓时,河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形成了一块块宽广的冲积扇和洪积扇。随着地壳的间歇性上升和河流的不断切割,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看到的峡谷与盆地相间以及三至五级阶地状地貌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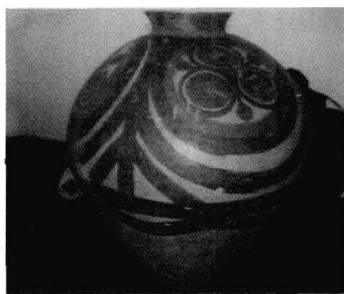
史前文化遗址多在三级阶地上,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兰州先民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他们在三级阶地上生活劳作时,二级阶地尚未完全形成;一级、二级阶地属于冲积、洪积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和沧海桑田的变化,现在的范家坪、牟家坪、彭家坪、桃树坪、晏家坪、兰工坪、五星坪和华林坪等等,大都分布在三四级阶地上;西固、安宁、七里河及城关区所在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主要交通线多分布在一、二级阶地上。一级阶地高出河漫滩三至五米,阶地较广,俗称川地;二级阶地通称坪地,一般高出河床一二十米左右。黄河流经兰州形成的河谷盆地

按大范围划分为河口(包括新城、东川)、西固(包括七里河、安宁)、兰州(城关)三个河谷平原。在黄河兰州段,最大的盆地为兰州盆地,面积大约 210 平方公里,什川盆地最小,仅 16 平方公里。黄河水车的直径一般在十多米至二十米左右,可灌溉相当于一、二级阶地的黄河两岸低地,也就是说兰州的河谷盆地在黄河水车的有效灌溉范围之内。

据《兰州历史文化·历史沿革》载明:“兰州地区在马家窑文化的一千多年里,马家窑类型遗址分布于由东向西的榆中、城关、七里河、西固、红古、永登共 24 处,表明马家窑古人在今天兰州的三县五区有分布。”兰州地区三、四级阶地上发现、出土的几十处史前人类遗址,向我们揭示了原始先民在兰州黄河两岸的山坡上挖洞穴居,度过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早期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兰州的四季温差较小,周围峰峦叠嶂,植被葱茏,有诗曰:“金城自古草木芳,松满兰山绿海洋。”由于生产力落后低下,原始先民以狩猎为主,畜牧和种植业还处于萌发阶段,除了用陶罐等器皿下山取水用于人畜饮用外,对水资源的依赖和索取并不十分强烈。距今 4500 年至 3500 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以今天的临夏、兰州为中心,“齐家古人已进入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较发达的畜牧业,



在兰州黄河
谷地三、四级阶
地上生活的原始
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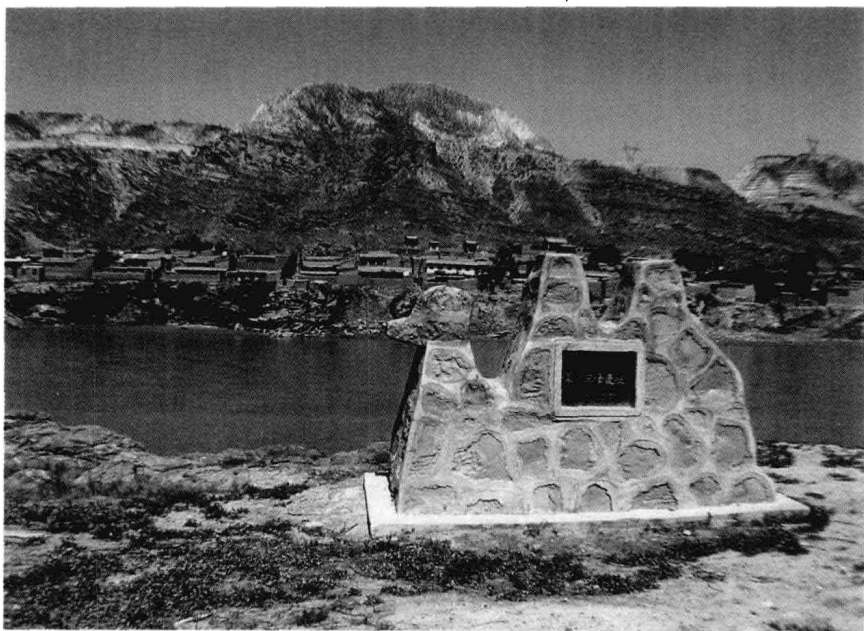
具备先进的冶铜技术。”处在齐家文化向阶级社会迈进时期,兰州地区的社会发展状态落后于中原,人口仅为5000至8000人左右,农业文明并不发达,对水资源的索取也仍然极其有限。

这样的情况,直到秦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徙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在近十万人中,约有一万多人迁入榆中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西汉政权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河西之役”,采取了移民实边、兴办屯田等一系列开发措施,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置金城郡,加强了对兰州地区的管理,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领兵六万在河湟地区击败羌人后令万余兵卒进行平整土地和疏浚水渠的屯田工作,至此,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大量引入河湟地区和庄浪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据《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此为西汉时金城郡十三县的总人口数。《后



彩陶

青石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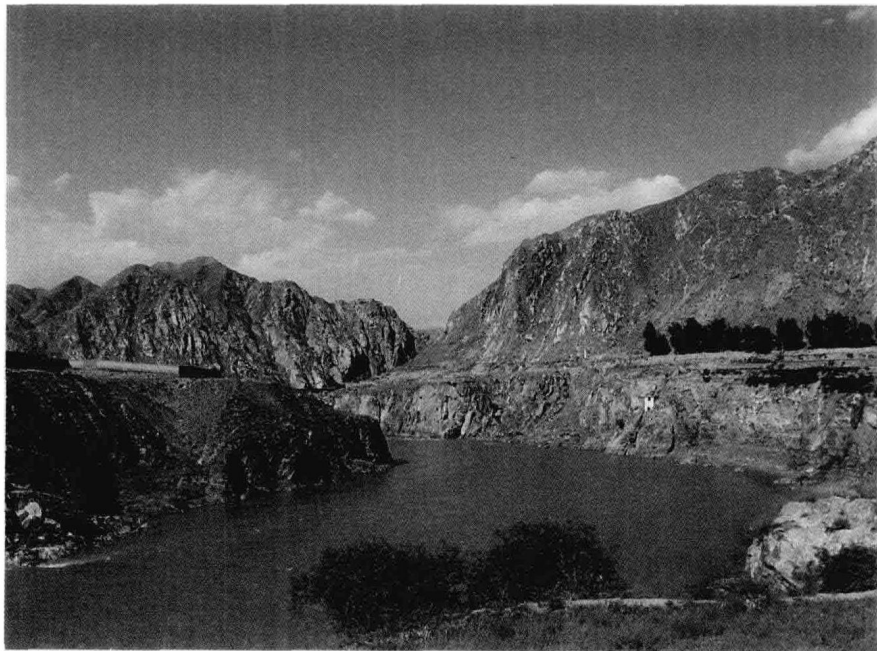


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金城郡十县的总人口数：“金城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其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兰州地区战争频仍，期间虽有短期的休养生息，但农业生产并未得到长足发展。到唐中后期，我们有幸见到了史书《通鉴》上这样的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且这一时期，兰州的河谷地带呈现出一派“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的景象。种稻一要气候温暖湿润，二要解决水源问题，但当时并无使用水车的记载，主要用南山的泉水浇灌稻田，人口也恢复并接近东汉中期的水平。

在《甘肃地理概论》一书中，冯绳武先生对甘肃省气候变化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据我国古代的物候资料记录，作出冰后期后半期近5000年间温度变化曲线，划分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依据本省记录应以秦汉时代为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为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隋、唐时代为第二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南宋时代为第二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元代初期为第三个温暖

期(公元 1200 到 1300 年);明代至清代末期为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 1400 年到 1900 年),也就是欧洲所谓现代小冰期。公元 1916 年到 1945 年为第四个回暖期,从 1945 年至今为第四个寒冷期。”兰州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地区,属于温带草原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 327 毫米,在历史上虽以干旱记载为主,与全省其他地区比在空间属性上有所不同,但在时间维度上与全省不同振幅的周期性变化具有相似性和统一性。在兰州河谷地带“地皆粳稻”的唐代,甘肃的历史气候正处于第二个温暖期。

宋、金统治时期,分别与西夏隔河而治,黄河以南的河谷地带包括城郊台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将用作开支官员俸禄的耕地改为国家解决军粮供给的官营农业,形成了以官营为主要模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了防止西夏人侵袭,特别招募弓箭手来耕种。当时人张杲的诗“泉源疏地脉,天堑上山腰”生动地描写了开垦山地的情景。在北宋崇化时,兰州的北宋统治区人口仅为 395 户、981 人;金时,兰州仅黄河以南的金朝统治区有 11360 户,人口较前有了快速增长。兰州的经济在战争的夹缝中也有了较大发展,但这一时期“募弓箭



黄河峡谷桑园峡

手垦耕”的生产方式,仍然属于一种防御性种植,缺乏一个长期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环境,只能产生一种繁华过眼的短期效应。

正如金钰铭先生在《兰州历史文化·历史沿革》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自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到 1368 年元朝灭亡的 461 年间,兰州经历了五代至宋初时吐蕃占据、北宋与西夏对峙、金与西夏对峙、元朝统一后的隔河分治四个大的时期。兰州的经济在频繁的民族战争和多发的自然灾害影响下,处于破坏——恢复——破坏——恢复的循环中,兰州的人口也呈现出低水平的徘徊状态。”蒙元攻灭夏、金的战争旷日持久,造成兰州地区人口锐减,不及金朝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对本来十分脆弱的兰州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综上所述,明朝以前,兰州地区沿黄河流域的河谷地带,农业生产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泉水自流灌溉耕作外,其他地方基本上属于靠天吃饭、“非灌不殖”区,黄河水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明代统一中国后,社会安定,尤其是肃王府迁兰后,随着兰州人口的逐渐恢复,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业、休养生息成为明初统治者巩固其地位、赢得民心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通过采取大力推行发展农业、重视水利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在兰州地区以水车的使用为标志,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实现了“倒挽黄河”的梦想,兰州的开发建设和农业发展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
段公遗爱祖宗车